

人生要经历很多磨砺。大部分的苦是摊上的,不得已而吃。但也有人乐意找苦吃。

我认识一对年轻的高知夫妇,节假日带着读小学三年级的女儿,去苏浙一带自然景区游玩。为了登高望远,也为活络筋骨,他们爬山,爬得气喘吁吁,爬到了一览众山小的高度,在山顶的亭子里,吹着凉风观着景。小朋友没有大人的兴致,她托起下巴,沉思了片刻,然后转头问妈妈:“人活着为了什么?”妈妈说:“为了享受这个大干世界的美啊。”女儿说:“可是为了享受这一点的美,我们却要去做这么多辛苦的事。”妈妈说:“做这么多辛苦的事,也是一种美呀。”女儿的脸上依然挂着疑惑。

高知夫妇平日里,给女儿尝试各种学习,琴棋书画兜了一遍,旨在找到女儿兴趣和天赋的切入点,后续有针对性地培养。女儿觉得“宝宝苦”,所以就有了这出山顶一问。妈妈想,女儿有点思想深度了,回去帮她找些书,书里有清晰的答案。

小朋友对吃苦有情绪,年轻人对落差有焦虑。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活动,巧遇在金融业任要职的八零后朋友,我们聊起了

# 我们为什么要自讨苦吃?

瑞秋

天。她说:你幸运的,经济形势一片大好时,退休了还被持续聘用,这两年我们苦了,你开启了休闲惬意人生。我问:你们怎么个苦法?她说:业绩目标上涨,不是以前的个位数百分比,而是几倍数。行业卷了,中层的日子最不好过。我说:你尽力吧,做不到也要熬,熬到好时代再来。她说:嗯,就怕要千年等一回。

平心而论,没有哪代人,光踩狗屎运,不受磨难的。年轻一代出生在罗马,他们看到过罗马的辉煌,对不景气有失落痛。而前半生苦过的人,痛感略低。我早年吃过下乡种地的苦,后来吃过知识储备不足的苦。第一步跨进“四大”之一的会计师事务所,外籍人和海归飙英文笑话,土鳖的我,反应慢半拍。六年后去跨国公司,电脑软件更新飞快,985出来的后生们,三下两下上手,工作效率噌噌地上升,前辈的我,开跑又慢半拍。另有一次,总部要求用美式系统

格式,做一套合并报表,中国农历年三十交稿。子公司的项目经理们,赶急赶忙,小年夜把完成的资料上传至我。上万个数据,上百个文档,半生不熟的软件系统,逼死我的节奏。办公室里静悄悄,有疑问打电话,没有人回应,都去过年了。交不出账可能会走人,交错账可能被通报,脸面全无。那天我一整天不吃不喝,到交作业的那一刻,心力交瘁到快吐血。回到家里,一屋子的亲朋好友,在等我吃年夜饭,心情五味杂陈。

苦未尽甘已来,我很快尝到了额外的甜头。公司有贴心的“馒头制(mentor system)”。具体地说,员工达到某个级别,人事大佬用他的读人术,找出该人个性上工作上的短板,为他配备一个补短板的教练或导师,助他提升。英文的教练或导师读音和馒头相同。馒头每个月至少要安排一次,和被馒头者谈话,形式不

限,吃饭,喝茶,干聊都行,聊被馒头者的境遇和困惑。我那时处于事业、家庭双爬坡期,有压力。馒头是个智慧女性,她说:你觉得现在苦吗?如果是的话,未必是件坏事。从人的一生看,吃苦和享乐都有定数,十分的苦和十分的甜。假如现在把甜用完,留下来的是苦,以后得吃。反之,现在多吃些苦,甜就留给了未来。她灌输的类似于鸡汤,浓缩了庄子的精髓,也算合我胃口,至少后来每每吃到苦,心里有另一种安慰和踏实,再后来,各方面都游刃有余了。

我后来得知,高知夫妇和他们的女儿,有更深层次的人生意义探讨,因而很羡慕那个小女孩,身边有馒头父母。我小时候听得最多的是那句:“吃得苦中苦,方为人上人。”没有悟到的,被后来的生活,不期而遇的馒头们点醒。吃了一段段的苦,上了一个个台阶,视野打开了,看到了成年人的自渡,包括那位向我诉苦的年轻人,他们不矫情,不躺平。还看到了另类,那些成事和欲成事的人,在有意吃学习的苦、健身的苦、自律的苦,他们觉得人生值得奋斗。



边看边聊

## 红木算盘

陈甬沪

我家有个红木算盘,13档,约36厘米长、18厘米宽,长长方方大大正正,一直被当作有文化内涵的老物件保管着。可惜我从小算术不精,未有践行“方行天下,至于海表”之力。但这算盘作为家传之品,倒也说得过去。

外祖父曾与同道合伙经营过如今仍存的老字号菜馆,孩提时母亲带我去七重天旁这家老店时,那些店员还认得我母亲,非常客气地称她大小姐。其时,我不解,怎么叫大小姐,您已当妈妈了呀。

原来这个红木算盘是外公给母亲的嫁妆之一,寓意是独立生活后要“精打细算”“行珠严谨”“润泽美满”。

说起算盘,想起了往事。少儿时,我将算盘珠朝下,一头用绳子拴住,拉着算盘在家里四面兜圈子。有一天突发奇想,在算盘上面放上了一块洗衣板,让弟弟坐在上面,我像拉板车的,拉着拉着感觉家里空间太小,于是把这辆“板车”拉到了弄堂里。起初弟弟还在拍手一边叫好,一边叫快!不一会儿,他大哭起来,我回头一看,弟弟四肢朝天,仰面哭喊着,这“板车”已经榫卯脱臼、珠子散落一地。

我扶起弟弟,拾起散落的珠子和散架的框子,战战兢兢回家。妈妈问明缘由,看我耷拉着脑袋说,算了!不怪你们。礼拜天让爸爸去买辆小推车,这样推着弟弟玩也安全了。妈妈摸着我的头,记住,下次做事体要用心,第一,分一分,就像打算盘时,上下档要分一分;第二,想一想,上档是一是几,下档是一是几;第三,算一算,上下档要算,左右档也要算。我似懂非懂不住地点头。

后来妈妈把散架脱臼的算盘送去修理,不几天,一个修缮一新的红木算盘亮相在我的眼前,四周边框重新榫卯后还用金属片包了角。

我对算盘的认知是从那时开始的。妈妈是我学珠算的启蒙老师,至今加法的“上一一,一下五去四,一去九进一”口诀烂熟于心。小学三年级学珠算课,对挂在大黑板上的算盘珠不滑落,还很好奇,原来是毛绒绒柱子的作用。上世纪60年代,算盘还在强国、强器中立下汗马功劳,比如原子弹试验中对一些计算机无法及时处理的数据、对一些辅助数据发挥的快速计算作用。当然,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,算盘被替代也很正常。但是,它作为文化的载体,是时代性的一种见证,具有深远的意义。

过去,制成一个红木算盘,从选料、用料、落料的时间、功夫与成本,那个时候只有简易的工具,从锯、刨、钻,到车圆、研磨、泽光,它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追求与心血。红色是喜庆、热情,算盘寓意着吉祥、如意。红木算盘所彰显的,可谓“细筑百载良器之架,精凿千年文化之珠”,传递商业经济之灵,彰显劳作生活之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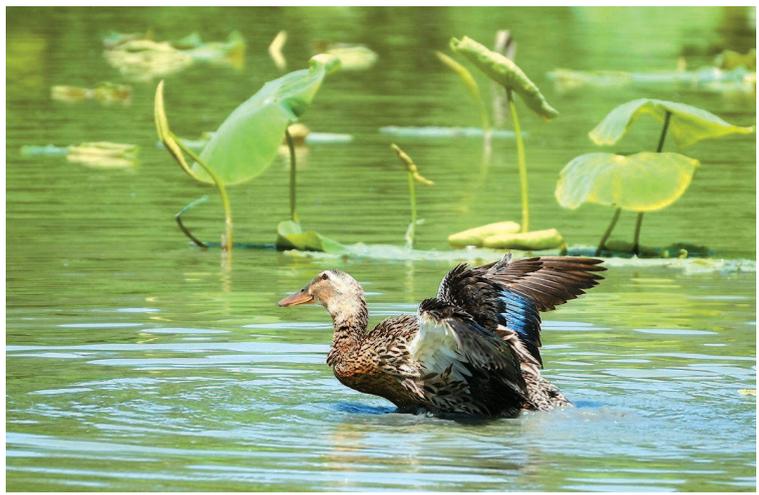
今天,算盘已经告别了商业活动,但它留下的功绩不会磨灭,文化传承不会停息。

## 七夕会

端午临近,楼道里飘来邻居家煮粽子的阵阵香味,也飘来不少粽子的记忆。

年少时,每到端午前夕,祖母牵着我的手,到房屋后面一条长满芦苇的沟边采摘芦叶,不多一会就采摘了满满一袋。祖母把采摘来的芦叶放在木盆,洗净后再用开水烫一下。她说,这样芦叶变软,粽子好包一些。我急忙挑出几张芦叶,和小伙伴们一起,随意做成一个个小空心粽,兴奋地在手里玩耍。还时不时把芦叶卷成小喇叭筒状的哨子,用嘴使劲对着哨口吹,嘟嘟之声此起彼伏,清脆哨音吹响了童年的乐趣。

小脚的祖母包的是三角粽。用二至三张芦叶并行叠起围成尖斗状,随即塞上糯米赤豆或红枣,稍压一下,将翘起的尾叶压下盖住米粒,围折成三角,左手按住粽子上端芦叶尾部,嘴里



荷塘吹歌 (摄影) 李陶

花草树木是不应该长在砖隙石缝、墙脚壁根的,却多见。这些花草树木没脑子,是命贱。

此说立马遭否。迎客松凌于黄山岩壁;石斛姓“石”,就爱攀附石头上;白素贞为救许仙盗取的灵芝生长在昆仑山的悬崖峭壁上。这些土生之物因地制宜,偏偏在石头上长成了好样的,它们的“命”可金贵了。

泥土其实只是水分和营养的载体,因而无土也能栽培植物。泥土不是石头直接形成的,但石头风化变疏松后却是幼土无疑。石头也能储



水,石头常把积攒的泥土收集在缝隙里,石头自己就有矿物质,有植物所需的营养。山石说了,多不行,少量的花草树木还是养得起的。石头上的生命稀而奇,奇而珍,珍而贵。

有一种草适阴不适阳,因其枝叶形似鸡爪,故被叫作“鸡脚草”。别小瞧这种不起眼的草,它有着抑制泌尿系统疾病的特异功能。所有的鸡脚草都生长在砖石的缝隙中,无一例外。我们可以在背阴处找,水井里寻。这东西说不少,说不多,就看找没找对地。

咬一根鞋底线,右手把鞋底线另一端,绕粽子上下缠紧、打结而成。祖母包好粽子往往都很晚,我看得眼皮直打架,后来一堆粽子怎么熟的我也浑然不知。

次晨醒来,粽子的清香扑鼻而来。饭桌上,祖父早早剥好数个粽子,放上白糖。那晶莹糯米中透出枣的红艳,还有赤豆粽的馨香,和着祖母的温情,已悄然印在我的舌尖和记忆里。

几场雨一下,院子铁门底下落锁的小洞里长出了一株草,梢头绽开着几朵还算像样的花。草以为这是个废洞,便在里头落脚安生。只一拽,我就轻而易举地将其拎了出来,仔细打量,根须盘错,整体形状就是洞的形状;根须很干净,说明洞里并无土。看样子这株草是靠洞内滞留的一点点水生长而成的。我不知道这株草的整个生长过程是否快乐,但我刚才的举动肯定冒犯了它。我不可能将草再塞回洞里,这个洞是铁销子固门用的,闲草免进。

## 草木的活法

詹超音

## 悠悠粽香随

程志忠

农场如火如荼忙“三夏”,室友给我捎来一袋母亲包的小脚粽。那时,一般家庭没有条件包肉粽,只有白米粽和赤豆粽。我和室友们一起分享,虽没有白糖蘸,我和室友们却吃得分外香。一会儿工夫,10多个粽子一扫而空。后来的岁月家庭变故,祖母和母亲先后离去,我再也品尝不到她们包的粽子了。好在沪上工作期间,每年端午前单位都分发

粽子,地地道道的围棋术语,普通得不能再普通。以此作文,却不在专业期刊发表,自己不曾想过。然而,粽子竟然频频出现在新闻报道甚至国际新闻之中,终于使我产生了说明一下的冲动。无法图示无疑是个难点,不仅考验笔者的文字能力,更加测试读者的耐心和想象力。

顾名思义,粽子就是牺牲棋子。这里的棋子定义是宽泛的,从一个子、几个子到一队子、一小块棋乃至一条大龙都可以。棋子是对局者的队伍,当然不能白白牺牲,必须死得其所。以下举例说明。

弃子争先。有些棋子的能动作用发挥殆尽,只剩下数棋时具有一颗子的数值,这就成为累赘。为争取先手,开拓新战场,弃之不足惜。带着坛坛罐罐是不能打胜仗的。中国古棋经云:“精华已竭多堪弃”,说的就是这种原则和情形。

弃子整形。下围棋就是一人一手棋,哪一方也不会多出来。为什么有输有赢呢?也是因为棋子与棋子组成的形状不同。所以围棋就是棋形的竞争。迄今为止不记得有人如此直截了当。借此版面得以宣扬这个围棋观,这个稿子还真写值了。话说常见的理想棋形有:虎形、棒形、中腹曲头、实接、用飞补断等等。还有些棋形可以用其功能概括。例如眼位丰富、人自为战。又如具有弹性,暗含发展潜力等等。基本定式乃至实战中,这些好形往往通过弃子而得以实现。还有一种常见棋形,术语叫“多送一子而弃”,指三路子被打吃而无法逃脱时,要往二路再长一手,即多送一子而弃,往往能收到整形奇效。

弃子取势。这是重要的战略战术,棋手的水平越高,运用越娴熟。这里强调两个重点。首先是“势”。经常被添油加醋,描绘成外势、厚势之类,虽无本质错误,但是相比之下,单用“势”字才是简洁的词根。其次是取势的时间越早越好。棋盘有四个角,如果第一个角的战斗有弃子取势机会,千万不要犹豫。弃掉一点是小事体,早早取势,就像热辐射一样,一定有利于全局,最后必将转化为目数。围棋的势很像物理学上的势能。正如势能也是能量,势也是围棋的目数。

弃子破空。这句话基本上用在打入敌阵的攻防战中。这里强调破对方空是作战目标,逢危须弃,不能一子不舍。否则会带来整体的生死问题或者全局的被动。

综上所述不难得出结论,弃子战术是为完成特定目标的主动行为。如果没有目标或作战失误而牺牲,就绝对不能叫弃子,必须叫“被吃”。弃子在日语叫“捨石”,捨就是舍弃,石就是围棋子。记得泰斗坂田荣男

的作战法专著中,除了攻法、治孤法等等章节之外,还有一个专门的章节叫棋的“捨方”,就是弃子法。由此可以窥见,弃子法在日本围棋界是很上台面的。



草是生命力最强的生物。黄土高原早了不知多少年,寸草不生。这些年雨水多了,高原上草木重现,生机盎然。世间万物,最能隐忍的乃是草木。早了那么久,都以为草木死绝了;殊不知,一来雨全复苏,说绿就绿。

我再也不信斩草能够除根。花坛里的那些草被我每年斩除无数,还不是照长不误。只有一年没见草——我养了三只下蛋鸡,草没敢露头。

长草有碍院观,养鸡更乱院子。我不敢使用除草剂,因为夫人养着许多花,其中有草花。对付草的唯一办法就只有哈腰去拔,拔呀拔呀拔……

“五芳斋”或朱家角的肉粽。有好几年住在老西门的小阿姨也专程送肉粽来,把爱吃肉粽的儿子乐得手舞足蹈,还蛮有腔调的点评:“五芳斋”的肉粽有点肥。朱家角的肉粽有块皮。小姨婆的肉粽肉最灵。

有一年端午前,我心血来潮。买来芦叶、糯米、红枣和上好的夹心肉。把肉洗净切成小方块,放酒、姜、盐、老抽腌上数小时。然后根据记忆中祖母和母亲包粽子的手法,自己动手包三角粽和小脚粽。三角粽是红枣的,小脚粽是白米粽和肉粽。包成的粽子,样子蛮像,只是比祖母和母亲包的粽子明显小了一圈。两样粽子煮熟后,小子尝了后说:“粽子味道不错,就是太小了,像粽子的儿孙。”我说,这就对了,儿孙辈包出儿孙粽,不要太般配。你如果以后包粽子,可能还小呢。

## 围棋弃子

华以刚

## 美食